

31646

目 录

馬克思主义論国家	1
馬克思主义和国家	3
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	5
“霧月十八日”	7
“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	10
恩格斯論法国工人党的信	19
恩格斯給倍倍尔的信	23
哥达綱領批判	26
1875年恩格斯的信	33
“哲学的貧困”	36
“共产党宣言”	37
“論住宅問題”	39
“法兰西内战”	44
恩格斯为“内战”写的序言	5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4年斯图加特 第6版(第4版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	60
“反杜林論”	64
恩格斯“論权威”	66
馬克思論政治冷淡主义	68
考茨基“社会革命”	71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	74
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	86
注釋	88
列宁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95
人名索引	100
譯后記	101

插 图

列宁“馬克思主义論国家”筆記本封面	2—3
列宁“馬克思主义論国家”手稿第 31 頁	48—49

馬克思主义論国家¹

	頁	碼:
“共产党宣言” 1872 年版序言·····	—1	[3-4]
摘自“法兰西内战”·····	—1	[3-4]
1871 年 4 月 12 日 馬克思 的信·····	—1—2	[5-6]
(“法国工人学会了掌握武器”的意义)·····	2 (旁边)	[6]
摘自“雾月十八日”·····	2—4	[7-9]
1871 年 5 月 13 日 馬克思給 瓦尔兰和弗兰克尔		
的信·····	第 4 頁	[10]
恩格斯对 1891 年綱領的批判·····	5—8	[10-16]
	(和 10)	[18]
在英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一个进步: “四个民族”		
(注意)·····	第 7 頁	[13]
1890 年 9 月 13 日 恩格斯对青年派的答复 ^① ·····	第 9 頁旁边	[17-18]
恩格斯論 托拉斯 和无計劃(注意)·····	第 10 頁	[18]
1895 年 恩格斯的信(及其他)·····	11 (和 12)	[20-21 和 21-22]
馬克思論 巴黎公社(补充)·····	12	[5-6]
恩格斯給 倍倍尔的信(1875 年 3 月 28 日)·····	13	[23-26]

① 手稿中以如下字样重复了这一項: “恩格斯对青年派的答复: 第 9 頁旁边”。

馬·貝尔論述帝国主义的著作	第 13 頁 [26]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	15—19 [26—33]
恩格斯的信(1875 年 3 月 28 日)	—20—21 [33—35]
“哲学的貧困”和“共产党宣言”	22—23 [36—39]
恩格斯論国家(1887 年)	—23 [39]
恩格斯論世界大戰(1887 年)	—23 [39]
“論住宅問題”(1872 年和 1887 年)	23—26 [39—43]
法国人开始,德国人完成(1887 年)	第 24 頁 [41]
“法兰西內战”	27—31 [44—53]
恩格斯为“法兰西內战”写的序言(1891 年)	32—35 [54—59]
宣布宗教“对国家來說”是私人事情;(注意);	第 32 頁 [55]
“国家的起源等等”	36—37 [60—64]
今天欧洲的“侵略竞争”	—36 [62]
“反杜林論”	38—39 [64—65]
恩格斯論民主(1894 年)	—39 [65]
恩格斯“論权威”(1873 年)	39—41 [66—68]
馬克思論政治冷淡主义(1873 年)	41—42 [68—69]

馬克思主义和国家

更确切地说：

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国家以及革命在政治方面（在它对国家的态度方面）的任务。

“内战”中的一处值得特别注意。順便指出，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共产党宣言”序言引证过这一处。这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于倫敦（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序言中說，“共产党宣言”这个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过时了”（“共产党宣言”1906年柏林第7版第17頁；有考茨基的序言——庸俗的序言！——和宣言作者的序言；1872年6月24日两人合写的序言，1883年6月28日恩格斯的序言，1890年5月1日恩格斯的序言。最后这篇序言引证了1882年1月21日在倫敦为俄文譯本写的論述俄国村社問題的序言，其中讲到，現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第20頁）²。

原文如此!!!

綱領中的什么地方“过时了”?作者回答說:

((見下面第 27 頁)))^①

“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1876 年版“國家機器”(«Staatsmaschine»)一詞寫的是«Staatsmaschinerie», 並運用它 [1876 年版“它”字改為“這個機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法蘭西內戰”第 19 頁)]^②。(1876 年版第 23 頁, 第三章開頭。)

孤立地看, 這段話不清楚; 它似乎給機會主義留下了空子, 因為初看起來可以對它做這樣的解釋: 不能“簡單地”“掌握”(in Besitz)“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說……不需要革命, 對革命要小心謹慎, 應當更多注意的不是奪取政權的思想, 而是緩慢發展、長入的思想, 如此等等。注意) [見伯恩施坦“前提”1899 年斯圖加特版第 VI 頁 (和第 18 頁、第 134 頁), 在那裡, 這段話同 1895 年恩格斯的序言列在一起, 並被解釋成放棄革命!!!^④ 伯恩施坦在他的這一本書里把這段話引證了三次!!]^②

這種解釋(我好像看到過這種解釋, 只是不記得在哪裡)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 馬克思的意思完全相反: 無產階級革命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 革命應當把它, 把這個現成的機器打碎, 並用新的來代替。下面是特別明顯的和有決定意義的一處:

① 見本書第 44 頁。——譯者注

② 方括弧裏的話列寧原來寫在手稿的行間。——編者注

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

1871年4月12日，馬克思向庫格曼写道（“新時代”⁵1901—1902年第20卷第1冊第709頁；這一卷中只有兩封信是關於公社的；給庫格曼的其他信件發表在第20卷第2冊中，注意）：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能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着重號是馬克思加的），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

注意

和巴枯寧比較一下很有意思（1870年10月，見斯切克洛夫的著作第113頁）：“……對我來說很明顯，在實際上破壞了行政的和政府的機器之後，只有人民的直接革命行動能拯救法國……”^{①6}

馬克思對公社可能遭到失敗的原因所做的判斷（1871年4月12日）十分重要：“如果他們”（巴黎的工人）“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寬大’。……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仿佛……梯也爾……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

公社的兩
個錯誤：

① 這段話列寧原來寫在手稿的上端。——編者注

权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这又是由于过分‘誠实的’顾虑。”(第 709 頁)⁷

注意

两个錯誤都在于采取进攻行动不够,对打碎官僚軍事国家机器和資產階級政权的認識和决心不够。而馬克思对巴黎公社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这些巴黎人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同上)。“冲天的巴黎人”。

注意:

1869 年 3 月 3 日,馬克思向庫格曼写道(“新时代”1901—1902 年第 20 卷第 2 册第 412 頁):“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正在法国进行着。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細心研究他們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經驗了……”出版了各个派别的成打的书籍,有自由派,共和民主派,蒲魯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什么时候我們那里也会这样呢!”(413)⁸

注意

1870 年 12 月 13 日,馬克思又向庫格曼写道:“……可是,不管战争怎样結束,它已經教会法国无产階級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⁹(“新时代”1901—1902 年第 20 卷第 2 册第 544 頁)^①

注意||

而 1871 年 6 月 18 日(“新时代”第 20 卷第 2 册第 797 頁)馬

① 这段話列宁原来写在手稿的旁边。——編者注

克思写信給庫格曼，說他庫格曼一定已經收到了“宣言”（总委员会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說这个“宣言”引起了新聞界瘋狂的叫囂和憤慨¹⁰。

显然，馬克思4月間（1871年4月12日）写的信包含着与5月底写成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注明的日期是1871年5月30日）相同的思想。

“内战”中称为“現成的国家机器”的东西，在1871年4月12日的信中称为“官僚軍事机器”；而“内战”中用“简单地掌握”这几个字所表达的思想，在1871年4月12日的信中表述得更确切，更明确，更中肯：“从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内战”中所沒有的那个补充特別明显：不是把現成的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是把它打碎。公社开始了这一工作，但可惜沒有完成。

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注意：深刻的用語！）革命的先决条件”（为什么是大陆上？因为当时英国既沒有官僚制度，也沒有軍国主义）。

“雾月十八日”

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的信里提到了“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在“雾月十八日”最后一章（第七章）第98和99頁上（1907年汉堡第4版）說道¹¹：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滌罪
所的过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
一半預备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

注意

議會權力臻于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来使行政權力臻于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第98頁）。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半準備工作的时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注意 这个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98）往下：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entwickelte）（99）中央集權制，“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屬性和幫手的數目。拿破侖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

“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这个龐大國家建築物

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99)

真是精彩！正如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Vorrede zur dritten Auflage)中所说，法国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比其他各国更加彻底。它的经常更换的政治形式最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进展及其结果。(第3—4页)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个纯粹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代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它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鲜明性，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现的尖锐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第4页)((这篇序言在第4版中简单地署名为弗·恩·，未注明日期。找到第3版，以便确定日期！！顺便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关于“雾月十八日”写道：“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¹²⁾)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现在，1917年，可以说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器”是官僚军事机器。在法国以“特别”“典型的”鲜明性描绘了普遍的资本主义过程——一方面是建立这个机器的过程(中世纪，——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议会君主制或共和制)，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器“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1917年到处如此！！)以及争取“破坏”这个机器的斗争因而日益接近的过程。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正是对这个“破坏”问题，对“摧毁”、“打碎”问题总是闭口不提!!!

马克思在1852年说：“摧毁”、“破坏”¹³⁾。

马克思在1871年说：“打碎”¹⁴⁾。

恩格斯在 1872 年（“論住宅問題” 1887 年第 2 版第 55 頁末尾）談到“無產階級專政”¹⁵。馬克思在 1875 年（“哥達綱領批判”）也談到這一點¹⁶。

馬克思給公社委員弗蘭克爾和瓦爾蘭的信，見“新時代”第 29 卷第 1 冊第 796 頁（1911 年 3 月 10 日）。這封信是 1871 年 5 月 13 日寫的。馬克思對公社充滿了同情，他說，他為公社的事情寫了幾百封信。關於各省他寫道：“可惜它們的（各省的）行動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我認為，公社浪費在瑣屑事務和私人爭執上的時間太多了。”（796）^{①17}

“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恩格斯在 1891 年說道（“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見“新時代” 1901—1902 年第 20 卷第 1 冊第 5 頁及以下各頁¹⁸。恩格斯關於寄發這篇批判寫給考茨基的信注明的日期是 1891 年 6 月 29 日）¹⁹：

注意

“草案提出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草案中沒有說（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的东西。”（第 9 頁）

恩格斯解釋說，德國的憲法是 1850 年憲法的“抄本”，帝國國會（如李卜克內西所說）是“專制制度的遮羞布”。（第 10 頁）

① 方框里的話列寧原來寫在手稿的旁邊。——編者注

“……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划分为各个小邦的基础上，在普魯士和路易斯—格萊茲—什賴茲—罗宾斯坦^①，即一方的面积的平方里数等于另一方的面积的平方寸数的邦与邦之間的联盟的基础上，想‘把一切劳动工具变为公共财产’，显然是荒謬的。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但是，無論如何，事情总是要被人推进的。現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刊物都在散布机会主义，这就說明提出这个要求是多么必要。現在人們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律的統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认德国的現行法律秩序能够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接着說道，在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里，在英国这样的君主国里，还可以談到（“可以想像”——这更含蓄、更謹慎：仅仅是想像）“和平”“长入”。例如在英国，“那里的报刊天天在討論将要贖买王朝的問題，而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注意：
論据和“人民的意志……”

“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和其他一切代議机构都沒有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是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替它遮羞。

① 指 1871 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两个小邦路易斯—格萊茲和路易斯—格拉—什賴茲—罗宾斯坦—艾伯斯多夫，各占面积仅几百平方公里。——譯者注

((把抽象的提
到首要地位，
把具体的掩盖
起来!!))

注意!

注意

好极了!
抓住了要点!

注意

“真诚的”机
会主义比一
切机会主义
更危险①

注意

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巨大事变和政治危机一旦发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只会使党在紧要关头突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使党对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看法模糊、缺乏一致的见解，因为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经过讨论……”(第10页)

“为了(第11页)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然而这些微妙而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已经被法国大革命证明了……”

“……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载入纲领似乎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虽然这甚至在路易-菲利浦时代的法国以至今日的意大利都是许可的。

① 方框里的话列宁是用彩色铅笔写的。——编者注

但是，在德国甚至不能提出公开的共和主义的党纲，这个事实证明，要在这个国家通过安逸的和平道路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万不得已时可以避开共和国问题。但是，我认为，把一切政权集中在人民代表机关手中这一要求，应当而且可以载入纲领。如果 || “如果”
我们不能再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就够 |||| “暂时”
了。”

“第二，改造德国的国家制度……”即：(1) 消灭分为各个小邦的状态，(2) 普鲁士应当停止存在，应当分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便使德国不再受到特殊的普鲁士主义的压制。” |||| 注意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用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这已经成了障碍。如果在英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那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英国两个海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虽然议会是统一的，但是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 |||| 又一次!!
||| 注意①
||| 英国有
||| “四个民族”

①注意

特别注意这一点：英国(1891年)有四个民族，因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一个进步!!

注意

瑞士早已成了障碍，那里所以还能容忍联邦共和制，那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純粹消极的一員。如果德国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盟制国家和完全統一的国家有两点区别，首先一点是每个加盟国，每个邦，都有它特別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都有它特別的法院組織；其次是，与国民院并存的还有加盟国代表院，在这个議院中，每一个邦不論大小都以一个邦的資格参加表决。”（第 11 頁）我們的联盟制国家是轉到統一的国家过渡。我們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 11 頁）倒退（«rückgängig machen»），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注意

“总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現在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現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 1798 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国并沒有什么不同。（第 12 頁）从 1792 年到 1798 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都有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經由美国 and 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們表明，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向我們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

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語的国家里是絕對沒有的，我們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須坚决消除这种現象，取消普魯士式的各級行政区长官。”

“上面所說的一切，只有少数应当載入綱領。我所以提到这些，主要是为了說明不能公开談論这类事情的德国的状况，同时借以指出，那些希望使这种状况通过合法道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其次，我想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直接的人民立法和免費訴訟——沒有这些我們仍然能够前进——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在普遍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問題一个隔夜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問題，如果我們不預先加以討論，如果我們不預先对这些問題取得一致的意見，到时候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載入綱領的，至少可以作为一种間接的暗示，把不能直接說出的事情暗示出来：

各省、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暗示”

注意

“关于上面所討論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規定为綱領